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銀瓶梅 第八回 求伸冤反惹冤孽 因逃難復救難人

詩曰：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。

方信古言誠不謬，但看月圓有虧時。

當下，陳升言：「柳知府將汝夾死，只為口供全無，還防汝妻往上司告訴冤屈重刑至死，故用此露屍之計，待汝妻來領屍，登時活捉入犯人之房，得以斬草除根。豈知令徒瓊玉已經暗保嫂嫂逃走，故知府察知，連瓊玉皆出花紅賞格八千金，吾昨天方回，得聞後，連夜盜回汝屍，今幸還陽，且秘密不可露面。待吾明日往裴兄長府，暗與酌議，怎生與汝報仇？收除這狗官，方泄心頭之忿。」

劉芳聞妻出逃，不勝嗟歎。又言：「有此高義門徒，不比百萬家財貴體，力保某家眷遠奔，亦千古無匹之人！與陳兄長可稱一奇絕人也。」陳升領之。

到次日，一心到兵部府中，令家人將求傳進內。裴彪一想陳升此來，定因劉芳之事，故裝成疾病，出來迎接，同至中堂下坐。裴彪先開言曰：「三弟許久不來，不知近下言何？吾患此疾不出門將一旬之久，一向何往？」

陳升曰：「兄長貴體欠安未出，豈知劉弟被虎丘山強盜求寫丹青謝卻國餉為賊所累，被狗官柳知府不察屈夾而死！只求兄長念結拜之情，書達令尊公查復冤案，拿問知府一口供未得而重刑至死，抑或往上台申訴冤屈，待上司調察公覆，倘上司大員不准或商量上京呈皇狀，弟願傾盡家財為弟兄出力，縱累及於己身，甘心無怨也。」

裴彪聞言，詐作不知驚駭之狀，曰：「不意二弟罹此大禍，三弟有此義氣，愚兄敬服！但我出身固然，即使財帛亦要均用，何必令三弟一人破散？定然收除柳知府這狗官一命復仇，方不負我三人結拜之義！」

語畢，要囑咐家人擺酒相款。陳升止之：「兄長方患疾，不能嘗沾滯嘉饌。弟不獨領餉，也且祈保重貴體，多請良醫調治乃可。弟告辭了！」裴彪允諾，送出，陳升回歸不表。

有狼惡裴彪心驚陳升之言，立刻上馬，命家丁直接往知府衙中傳東。然後直進大堂。知府相迎，分賓主下坐。知府又問：「公子光降，有何指教？」

公子曰：「治生又來救脫滿城百姓之命。」

柳知府大驚曰：「公子緣何得有此大事聞？今又何事，如此駭人？」

裴彪曰：「治生確又查得虎丘山盜寇不敢造反，只為有兵無糧，不料本土秀才姓陳名升，恃有家財百萬，肯助糧米與賊人，要先奪蘇州府城為養兵運糧要地。幸得治生早查得明白，特來密報知，求公祖大人協同武營起兵擒拿，免至傷殘百萬生靈，又成大患。」

知府變色曰：「可惡逆畜，行為不軌！多感公子留心出首，救得滿城百姓。且請回府，下官定刻日速辦，擒此逆賊。」公子告退。次日，柳知府傳齊三班衙役，各帶兵器，速往拿陳升。

眾役領命。

此日，幸得一副役名陳標，係陳秀才族兄弟，一路奔到陳升家，將此大禍關節報知。陳升吃驚不小，即對劉芳說知，二人急惶終日。

陳升傳齊家丁僕婢大小二百餘人到身邊，任從歸家安置，生死不追。逃難急速，一哄而散。

陳升又有一姑表弟，雙姓司馬，名瑞，是武秀才，父母雙亡。只因乃好打不平硬漢，先前打死人命，久隱於陳升之家。一聞此事，心中大惱，復入庫角取了大刀一把，一見官差數十人，各持刀斧直進，他揮大刀殺死十餘人。

眾差役懼他英勇，紛紛退散。

陳升見此，大驚曰：「如此，罪名愈大了。表弟，汝且先背了劉兄長逃出，吾一身獨走。倘官兵復來，難遁矣！司馬瑞領命，背負起劉芳奔出。」

當時，陳升急忙入內，喚聲「娘子，急奔回母家或左右鄰！吾今與表弟、劉芳逃出，三年兩載待事緩之日，然後回來夫妻再敘。今事急矣，不得不如此。」潘氏娘子泣曰：「君家不可以妾身為慮，汝與表叔、劉伯逃出，避此飛災，前途保重。他日得志，重整門風。妾今盡節，望君早日續娶一妻，生下三男兩女，承香後嗣，妾得坐一靈位，免三魂七魄無依，妾死無恨！」語畢，將頭磕石而死。

司馬瑞正背起劉芳呼曰：「表兄真乃薄情之漢！表嫂盡節以死，如何袖手旁觀不救！此何心也？」

陳升流淚曰：「她盡節死於吾眼前，實免我掛心之意。理該備棺殮葬，無奈官兵立刻即到。汝有此膂力，推牆為埋掩屍骸於井中。暫作記葬。」司馬瑞依從，又背劉芳逃出里門。

頃刻，官兵果到。知府聞報，急傳知會武員總兵趙飛，帶兵五百殺來。

適陳升急將蓮子瓶拿出。當時在空中飛起，半空中一陣豪光，落下萬千天兵大漢下來。五百軍兵大驚，紛紛倒退，自相踐踏，死者大半。陳升借此逃脫。寶瓶仍飛回收藏，急奔一程三十里，隱于飛霞嶺，夜走日伏。心中一想：「聞瓊玉逃往金陵，不免奔往此地，若尋覓得瓊玉與顏氏嫂，再作設施。」

故一路改卻名姓，擇道而行。

再說眾文武官將陳升百餘萬家財、井田、房屋盡行抄入官庫，將浮財大注上下賊官分肥已訖，申詳上司，拜本回朝，又出賞格銀子一萬兩捉拿陳升。

話分兩頭。

再說司馬瑞先奔出城門，不遇官兵，背負劉芳出城五十里，不見官兵追趕。是日，劉芳雖然被打夾傷兩足，但食了神聖仙果，一日兩夜雙足痛止，不用司馬瑞背負。此日，又走三十里，天色將晚，見一所寬廣大莊，只得進步，求懇供宿。

只見一主人，五旬外年紀，生得五官端正，一貌慈祥，允從住宿。引二人進中堂，分賓主下坐。主人請問：「二位客官，高姓大名？」客曰：「某是本土人，姓馬名升。」劉芳又認名為劉瑞，復請問尊主人姓名，他言：「某姓徐名芳昭，是開國徐茂公之裔，大唐徐孝德之子。」

二人聽了，即曰：「原來是功臣之後，小子失敬了。」芳昭曰：「彼此非此時，昔日先君在朝，有些薄面。今隱居為農，有甚高明！」是夜，令人備酒相款。二人稱謝不已，然後入席。

酒至半酣之際，二人見徐老飲酒時容有憂蹙，劉芳見了，停杯不食，不知主人有何不悅之色？徐老見二客停杯不飲，即曰：「老拙因今夜有些賤事，匆忙之際，不能懇懇奉敬一杯，至有些簡慢，休得見怪！且淡酒粗筵，也須飽用。若聞喧嚷之聲，不可開門觀看，以免禍及於二位。」

當時，二人聽了，大覺駭然，立刻問曰：「徐老先生，有何事情，這等愁懷？請示知其詳。」芳昭歎聲，直曰：「老拙不幸，今歲九月重陽攜一對小女拜掃家墳山墳，被虎豹山賊窺竊見兩小女，賊首逼做壓寨夫人。老拙不允，他強立日期，定來搶奪，無奈稟官求請征剿。惟這狗官是偷安畏盜的，不准。當初家君在朝，於反周復唐後卻此山訪道，求其長生不老而隱。今戰又戰他不過，故出於無奈，我允擇吉日。今夜即來入贅，賊人方免滿門之禍。但老拙乃世臣之後，頗有名望，豈肯將女兒送入賊伙，實出於不得

已耳！故方才無心與二位把盞勸酬！」

劉芳怒曰：「如此狗官，枉食朝廷俸祿，縱盜殃民，負盡聖恩，好生可惡！」又有司馬瑞大怒，立起來曰：「徐先生，汝兩位千金小姐豈可做響馬賊人之妻！這些毛賊不來，是他造化；若來時，是彼晦氣到了！生擒下馬，打作兩段，方消吾氣也。」

芳昭曰：「客官，汝果若有能救得小女，方好與吾爭氣；若無能，不可生事以取禍乃於老拙，且連客官難逃性命，某怎麼過意？」

司馬瑞曰：「徐先生休長賊人志氣，滅某之雄心，吾不是馬升，乃武秀才司馬瑞也。為救陳、劉二秀士，殺死官兵，投至此地，故吾二人改換姓名，今先生不必懼此毛賊。」但不知果能擒得賊首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